

历代咏敦煌诗评析

◎ 何国栋 陈学芬 编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是古丝绸之路东段的重镇。它的地理位置很是冲要：北望马鬃山，南傍鸣沙山，东临三危山而与瓜州（治今安西县西）相接，西有汉代玉门关和阳关可通新疆和青海。这里山脉、河流、沙漠兼具，既有戈壁大漠的瀚海奇观，又有河渠如网的水乡风光。随着丝路的开辟和畅通、印度佛教的东传，敦煌的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局面，修建了莫高窟、白马塔、李庙、水晶堂、沙州古城等文化景观。敦煌又是一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在这里流传着诸如三青鸟、渥洼池天马、沙岭晴鸣、玉女泉、七星草和铁背鱼等传说。《耆旧记》所云敦煌“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大都会。”汉唐以来，多少戍边将士驻防于此，或从戎或流放的文士涉足于此，印度、西域和中土的高僧传教于此，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队过往于此，士农工商等各阶层的人众生活于此，与中原王朝友好往来的兄弟民族贸易于此：这里成为经济繁荣、人物荟萃、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塞上江南。面对这神奇而富饶的土地、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历代诗人文士能不情动于中而形诸于外吗？他们激情荡漾，写下了许多吟咏敦煌的壮丽诗篇。

敦煌的地理面貌、边塞重镇的地位、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为诗人们提供了广泛的题材，因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便是咏敦煌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或描绘山川景物，或歌吟古迹名胜，或追念先贤名将，或叙写传说灵异，或抒写边塞军旅和边地情怀，或展现本土风俗人情，或慨叹人世沧桑，或反映时代变迁，或送人

赴远，或赠别寄内，或追述历史事件，或记录现实时事：举凡敦煌的地理、人文、传闻、史实均采撷入诗。在数量众多的咏敦煌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唐佚名诗人的组诗《敦煌廿咏》。作者融会史籍、传闻与亲身目见，描写敦煌的山川泉池、楼观庙堂、佛窟神祇、异草奇树、忠贤烈女遗迹等，较全面地展现了敦煌风物的特色。诗于粗犷中见旖旎，在阳刚里含阴柔，语言朴实，构思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另一位佚名诗人的《敦煌》反映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贵族，使敦煌一带重归唐朝怀抱这一重大事件，是一曲表达敦煌人民维护国家统一心愿的爱国之歌。另外，北魏温子升《敦煌乐》所写的“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的“敦煌乐”是独具特色的敦煌音乐。这也是其他诗歌中罕见的题材。清代初年，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汉唐故地，敦煌由沙州所升为沙州卫，再由卫改为县。当此重大变迁之际和此后一个时期，不少官吏或驻防或流放，过往敦煌，写下不少反映这一历史变迁或吟咏边塞生活的诗。如汪湜的《黄墩堡》、马尔泰的《石包城》、李銮宣的《塞上曲》等。而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杨昌浚的《恭颂左公西行甘棠》等反映这个时期敦煌面貌有新的时代气息，可谓唐代边塞诗的余响。历代咏敦煌的诗篇像一幅色彩鲜明的历史画卷，从诸多方面再现了两千年来敦煌的风貌。

咏敦煌诗大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敦煌有名的景观为“敦煌八景”，即两关遗迹、千佛灵岩、危峰东峙、党水北流、月泉晓澈、沙岭晴鸣、古城晚眺、绣壤春耕。道光年间曾任敦煌知县的苏履吉和敦煌士人雷起鸿均有以《敦煌八景》为题的组诗，依次吟咏这八处景观，在咏敦煌山川名胜的诗作中是最全面系统者。诗均写得情文斐然，也颇见其地方特色。今仅录列他人绝少写到的咏党河的诗以见一斑：

党河分水到十渠，灌溉端资立夏初。不使北流常注

海，相期东作各成渚。一泓新潮波痕浅，两岸平排树影疏。
最爱春来饶景色，寒冰解后网鲜鱼。

——苏履吉《党水北流》

南山党水入郊墟，信是敦煌美利储。
渤海潜波东去渺，黄河分派北流疏。
年湮莫辨沧桑界，功普勤开郑白渠。
为问二千四百户，三时灌溉乐何如？

——雷起鸿《党水北流》

二诗切状敦煌水利发达、渠道如网、塞上水乡、戈壁绿洲的地貌特征。其余“七景”亦然，恕不一一列举。

至于非以组诗形式而咏“八景”之一者，或咏“八景”之外者不可悉举，皆紧扣诗题，切合敦煌风物特征，移不到别处。

风俗人情，亦见其地域特色。展示敦煌风土人情，也属咏敦煌诗地方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民间流行赛神驱鬼的习俗。敦煌士人蔺元泽的《观傩》，即描写元宵节的这种活动：“节届元宵铙鼓喧，高褰巧舞白云边。门开闾阖娇如滴，人似嫦娥欲到天。袅袅迎风来帝子，飘飘戏彩舞灵仙。几回把袂思欲问，不翼难飞望空还。”诗中着力描写扮演驱傩的女子清歌妙舞于高台之上的动人意态。一些并非专咏地方习俗的诗中也涉及到敦煌的风俗人情。如：“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渑”（《安城祆咏》）见出人们对祆教的崇信；“森森神树下，祈赛不应踪”（《半壁树咏》）则见赛神风气的普遍。

咏敦煌诗的地方特色还表现在融会当地的神话传说、吟咏本土的奇异物事方面。吟咏传说者，则有三青鸟为王母信使（陶潜《三青鸟》）、天马生于渥洼水中（刘彻《天马歌》）、李广利刺石出泉（《贰师泉咏》）、张骞斩除妖龙（《玉女泉咏》）、食七星草、铁背鱼可以长生（诸多咏月牙泉的诗）等。所咏奇异物事者，则有水精堂、半

壁树、三攒草、相似树、凿壁井、分流泉(均见《敦煌廿咏》)等。把这些与敦煌有关的传说灵异,和本土独具的物事融汇入诗,既为敦煌增添了神奇色彩,又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

敦煌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至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一千八百年间经历了由盛至衰、至再盛的历史变迁。汉唐因丝路的开辟和畅通渐趋大盛,至五代而渐衰。宋初,敦煌为回鹘所据。宋太宗时曹元中复以州归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赵元昊所建的西夏政权侵回鹘,据沙州。元代复之,然疏于经略。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闭嘉峪关,弃关外大片国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渐复汉唐故地。乾隆二十五年(1760)升沙州卫为敦煌县。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咏敦煌诗在数量上很不均衡,大致呈现出两度高峰期——唐朝和清代。唐朝咏敦煌诗以边塞军旅为主调,而兼及其余;清代以怀古颂今、反映历史变迁为主调——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唐诗以王维、李白、岑参等人的诗为代表,回荡着“盛唐之音”,体现出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清代咏敦煌诗以汪漋、林则徐、苏履吉、雷起鸿、杨昌浚等人的诗为代表,叙写敦煌的复兴,反映出清代再度经略西陲的实绩,追忆往昔,以再现敦煌的新貌,颇见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思考。汪漋写了六首《敦煌怀古》,其中〔五季纷争扰战尘〕一首追述五代至康熙八百年间河陇(含敦煌)沦陷的史实,慨叹国威的不振;而可贵的是对大中年间(848—859)张议潮收复河湟的爱国义举予以高度赞颂。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其三,则赞颂清圣祖康熙重振疆域的历史功绩,体现出爱国思想和时代气息。其中“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道出诗人对敦煌兴衰历史的思考。其实,这远非诗人一己的历史思考,而无疑是对历史兴衰的深刻总结。

敦煌蜚声中外,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研究在世界。中外学者研究敦煌学的论著层出不穷。遗憾的是,对历代吟

咏敦煌的诗篇，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选注咏敦煌诗的著作甚为罕见；而整理、注析、研究历代咏敦煌的诗篇对世界了解、研究敦煌和敦煌文学有着无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这便是我们编著《历代咏敦煌诗评析》一书的动机所在。况且，我们热爱敦煌，曾三度远赴敦煌考察，为敦煌和敦煌文学的辉煌成就所感染，愿为世界了解敦煌、研究敦煌，为属于世界的敦煌出点微薄之力，故特著此书。

由于资料的缺乏、识见和水平之所限，其中定有不少疏漏，恳望专家学者指正。

编 者

2002年6月

目 录

刘 彻	二首	
	天马歌	二首.....(1)
左延年	一首	
	从军行.....(5)	
陶 潜	一首	
	三青鸟.....(6)	
温子升	二首	
	敦煌乐.....(8)	
	凉州乐歌(二首选一).....(9)	
来 济	一首	
	出玉关.....(10)	
玄 犇	一首	
	西天取经颂.....(11)	
骆宾王	一首	
	在军赠先还知己.....(13)	
王 维	二首	
	送平淡然判官.....(15)	
	送刘司直赴安西.....(17)	
王之涣	一首	
	凉州词(二首选一).....(20)	
高 适	一首	
	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22)	
王昌龄	二首	

	从军行七首(选二)	(23)
李 白	一首	
	塞下曲六首(选一)	(27)
岑 参	三首	
	题苜蓿峰寄家人	(30)
	玉门关盖将军歌	(31)
	敦煌太守后庭歌	(35)
戎 显	一首	
	塞下曲	(37)
令狐楚	二首	
	敦煌郊望	(39)
	瓜沙道中	(40)
马 戴	一首	
	塞下曲(二首选一)	(42)
许 梵	一首	
	塞下(二首选一)	(44)
陈玉兰	一首	
	寄夫	(46)
无名氏	二十一首	
	敦煌廿咏并序	(47)
	一、三危山咏	(48)
	二、白龙堆咏	(50)
	三、莫高窟咏	(52)
	四、贰师泉咏	(54)
	五、渥洼池天马咏	(56)
	六、阳关戍咏	(58)
	七、水精堂咏	(60)
	八、玉女泉咏	(62)

九、瑟瑟咏	(64)
十、李庙咏	(66)
十一、贞女台咏	(68)
十二、安城祆咏	(70)
十三、墨池咏	(72)
十四、半壁树咏	(74)
十五、三攒草咏	(76)
十六、贺拔堂咏	(77)
十七、望京门咏	(79)
十八、相似树咏	(82)
十九、凿壁井咏	(84)
二十、分流泉咏	(86)
敦煌	(88)
陆游一首	
塞上曲	(91)
耶律楚材一首	
壬午元日二首(选一)	(93)
曾棨一首	
送陈郎中重使西域五首(选一)	(95)
钟彤运一首	
登敦煌城楼杂诗	(97)
姚培和二首	
千佛洞	(99)
沙州送汪临亦二首(选一)	(100)
汪漋六首	
黄墩堡	(103)
敦煌怀古(六首选一)	(104)
城工告成四首(选一)	(106)

登沙州城楼,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二首	(108)
游千佛洞	(111)
朱 塏 一首	
月牙泉歌	(114)
马尔泰 一首	
石包城	(117)
顾子琏 一首	
次马尔泰石包城韵	(119)
常 钧 一首	
题鸭子泉壁	(121)
洪亮吉 一首	
抵玉门县	(123)
王芑孙 一首	
西瞰牧唱词六十首(选一)	(125)
李銮宣 一首	
塞上曲六首(选一)	(127)
陆廷栋 二首	
千佛洞怀古二首	(129)
蔺元泽 一首	
观维	(131)
朱凤翔 一首	
月牙泉	(133)
林则徐 一首	
出嘉峪关感赋(四首选一)	(136)
苏履吉 六首	
敦煌八景(八首选四)	
危峰东峙	(138)
党水北流	(140)

月泉晓澈	(141)
古城晚眺	(143)
苏园新咏二首	(145)
赵学诗 一首	
携友游西云观	(147)
张克宽 一首	
久客思敦煌旧友	(149)
雷起鸿 四首	
敦煌八景(八首选四)	
两关遗迹	(151)
千佛灵岩	(153)
沙岭晴鸣	(154)
绣壤春耕	(156)
杨昌浚 一首	
恭颂左公西行甘棠	(159)
尚安稷 一首	
回敦煌诗	(161)
刘遵策 四首	
赴任敦煌至甜水井遇乡民进瓜	(163)
春日郊望	(164)
立夏赴各渠口分水	(166)
鸣沙山诗	(167)

刘彻二首

刘彻(前156—前87)，西汉皇帝。景帝刘启之子，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庙号孝武。

天马歌二首

其一

太乙况，天马下，
沾赤汗，沫流赭。^①
志傲傥，精权奇，
筭浮云，掩上驰。^②
体容与，逝万里，
今安匹，龙为友。^③

【说明】

《天马歌二首》，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一卷列于《郊庙歌辞·汉郊祀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列为《汉诗》卷一。关于这二首《天马歌》的写作背景，《乐府诗集》引用了《汉书》中《武帝纪》、《礼乐志》、《西域传》、《张骞传》和《史记·乐书》等资料。撮其要者如下：《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又，“太初四年(前101)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又，《张骞传》：“汉武帝初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马，汗血，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关于其一[太乙况，天马下]，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

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又引《史记》：“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究竟哪一首为何事而作，尚无定论。所列资料，以备参考。但无论“马生渥洼水中”也好，或“获汗血马来”、“得乌孙马好”亦罢，都反映出汉帝国蓄马养马事业的兴盛，以及由此而伴随着的是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强大；《天马歌二首》的认识价值即在于此。

这两首诗，均用三言，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语言结构，节奏短促，音调响亮，既异于《诗经》之雍容，亦不同于五言诗之铺叙；与汉郊庙所配之乐相谐和；于中见出中国古代乐歌之发展。

【注释】

①“太乙况”四句：叙写天马之降生及其外部特征。“太乙”，即“太一”；“太乙况”，即太乙所赠（或太乙所赐）。况，应作“覩”，覩（kuàng）况，赠，赐予。太乙，即太一，天帝。这二句是说，天马出现，是天帝之所赐。“沾赤汗”二句，言天马的外部特征：它毛沾赤汗，口流红褐色的口沫。赭（zhě）折，红褐色。

②“志倜傥”四句：写天马奇谲非常、腾云驾雾的迅跑技能。倜傥（tì tǎng）替倘，即倜傥，洒脱，不拘之意。权奇，高超、非常。王先谦注：“权奇者，奇谲非常。”李白《天马歌》：“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策浮云”二句，写天马腾空于云海之超卓技能。策（niè）聂，通“蹑”，踏、踩。晦（yìn）倦，云气貌，这里指云。

③“体容与”四句：叙写天马于似不经意间远踰万里的飞迅速度，以及对它惟龙可匹之赞美。“容与”，安闲自得的样子。屈原《九歌·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遙兮容与。”进（shù）誓，超踰。匹，匹敌。龙为友，只有龙可为其匹，与它为友。

【评析】

此诗意在咏天马之来乃是天帝所赐，固非人间凡马能与之匹敌，它流得是“赤汗”，口沫也是红褐之色。它倜傥、洒脱、高超非凡，践踏浮云，安闲自得，腾跃万里，人间凡马，无与伦比；其行踪，其体态，真可与神龙并比。这首诗赋予天马以神秘之色彩，极赞天

马之奇绝超卓，并归结为祥瑞之兆头。通过咏马，歌咏汉帝国之上承天运，下符时运，在客观上透露出汉帝国之强盛无比，充溢着自豪自信。此诗言简意赅，语言朴实无华。三字句的吟咏，于短促的节奏中既叙且赞，极力表达出歌咏盛世之情。

其二

天马徕，从西极，
涉流沙，九夷服。^①
天马徕，出泉水，
虎脊两，化若鬼。^②
天马徕，历无草，
径千里，循东道。^③
天马徕，执徐时，
将摇举，谁与期。^④
天马徕，开远门，
竦予身，逝昆仑。^⑤
天马徕，龙之媒。
游閼闈，观玉台。^⑥

【说明】

《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又《礼乐志》：“元狩三年（前119）马生渥洼水中作。”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渥洼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之，云从水中出也。”由此可见“天马”本事。

这首诗四句一章，共六章，同于《诗经》体制。汉武帝相信暴利

长马“从水中出”之言，以为祥瑞，歌咏此事，夸赞其为“龙必至之效也。”（《礼乐志》颜师古注）但亦于中见汉代盛时统治者的自信自振。

【注释】

①此章写“天马”远来，正当汉代强盛，九夷臣服之时。徕，即“来”。九夷，泛指周边少数民族。

②此章写“天马”出自渥洼的不凡出身及其体貌。泉水，指渥洼池。虎脊两，言天马脊椎两侧，圆实如虎。化若鬼，意即由龙所变，人不可测。

③④言“天马”远道东来。“历无草”二句，指由流沙向东而行，途经数千里路。“执徐时”三句，是说无论徐行或急驰，凡马都不可与它相比。

⑤此章写敞开长安西门迎接“天马”来京，和“天马”终于归去的行迹。“竦予身”，道光《敦煌县志》作“竦子身”。参照《敦煌廿咏·渥洼池天马咏》“一入重泉底，千金市不回”句，作“子”字为好。竦(sǒng 竖)，恭敬或恐惧的样子。

⑥此章总赞“天马”来京乃属瑞兆。龙之媒，谓“天马”来是龙来的先兆。阊阖(chāng hé 昌合)，传说中的天门。此与“玉台”均代指汉代长安的街市楼台。

【评析】

这是最早咏敦煌的诗。虽带有神秘色彩，但敦煌产良马却属事实。况且，从中可见汉代丝路畅通、敦煌闻名。诗采用三言句式，四句一章，反复咏叹，具有《诗经》一唱三叹的韵味。其中“从西极，涉流沙”、“历无草，径千里”、“执徐时，将摇举”诸语，于描绘“天马”之异、之举中颇见功夫，亦见文采，更不失厚朴之味。

左延年 一首

左延年，魏朝人。生平不详。

从军行

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
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①
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②

【说明】

《从军行》是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三十二卷引《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左延年这首《从军行》反映了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带给人民的痛苦生活。

【注释】

①三子二句：叙述一家五个儿子被征服兵役的地点。敦煌，即汉代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市。陇西，即东汉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南）。

②五子二句：是说这家五个儿子都到远方去打仗，家中所留五个儿媳都怀有身孕。

【评析】

这是一首文人乐府诗，袭用《从军行》旧题反映军旅战争之本事，以叙事见情，语言质朴无华，明白如话，体现出乐府民歌的特点。全诗以一个“苦”字标领，贯穿到底，定下凄苦的基调，“苦哉边地人”以下五句不作任何形容议论之辞，纯系客观叙述。“一岁三从军”，见征兵的频繁无度。“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虽似平直交代五个儿子服役所往之处，实含意甚丰：古制户有三丁始点一丁，此家五子全被征去，见征点之滥，可谓“竭泽而渔”；古代农业经

济，壮男力农，此家壮男一个不留，断绝生计，见其不仁、不恤民瘼；强行征兵之际，吏横官暴，致使骨肉生离之惨景闭目可味。其情其景，何啻于“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杜甫《石壕吏》）难免于“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兵车行》）“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五子赴远格斗生死难期，纵然不死，亦未必即回，撇下五个怀孕的妇女，去者不忍，留者不堪，真是苦不堪言。而这一切，都不是径直说出，全包含在六句三十字的叙述语中。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说：“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这首诗的三十个字，字字苦情，字字血泪，所采用的就是寓主观于客观的写实手法。当然，这种写实，并非生活的真实，不是照搬现实生活，而是诗人对现实生活所作的艺术概括，它将战争年代千家万户的苦难集中在这个“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之家，因而，这一家的遭遇即是当时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这首诗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

陶 潜 一首

陶潜（365—427），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东晋著名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彭泽令等职。后厌恶官场污浊，弃官归乡。诗以描写田园生活著称，风格质朴自然，平淡真淳，对后世影响颇大。有《陶渊明集》。

三 青 鸟

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①
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②
我欲因此鸟，且向王母前。^③
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④